**超越待缚，臻于逍遥**

**——《庄子》“逍遥”之义的体验性解读**

2100014912罗颢霆 哲学系（宗教学系）

**摘要**本文深入探究《庄子》“逍遥”意蕴，摆脱西方自由定义范式。借“庖丁解牛”等分析“技进乎道”，明确体验与自由之关联；由“卮言”叙事探知个体心灵体验对“逍遥”之关键意义；根据《逍遥游》人物境遇，领悟“无待”真义与“游心”特质。梳理古今阐释，强调珍视“逍遥”与西方自由概念之异质，发掘其现代价值，为《庄子》研究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 庄子 逍遥 自由 卮言 体验性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哲学宝库中，《庄子》[[1]](#footnote-0)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其核心主题“逍遥”宛如一束神秘而耀眼的光芒，穿透历史的迷雾，照亮了人类精神世界中一片深邃而高远的天地。西方哲学在自由概念的定义迷宫中艰难跋涉，执着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理论框架构建：“消极自由是没有障碍或限制……积极自由是控制自身生活和实现自身基本目的的可能性”[[2]](#footnote-1)；《庄子》之“逍遥”却似一股不羁的清风，轻盈地逸出这重重规约，以体验为灵动的羽翼，悠然地飞向那深邃无垠、超越世俗的精神彼岸。虽然《庄子》中并无直接提及“自由”概念，但贯穿主轴的“逍遥”却体现了一种“高迈超越的境界”，并且“经过梳理与重建，可以在庄子哲学的内部确立‘自由’观念”[[3]](#footnote-2)，同时为另一维度诠释“自由”提供了珍贵视角。

1. **技进乎道：体验之艺术化径路**

《庄子》绝非一部刻板说教的哲学论著，而是一部洋溢着艺术与美学灵动气质的奇书，体现“古往今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创造的内在规律”[[4]](#footnote-3)。其寓言世界中粉墨登场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凡之人，然而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日常体验里，庄子巧妙地播撒下了美学的珍贵种子。

且看那“庖丁解牛”的千古佳话，在那一方小小的庖厨天地间，一场惊心动魄却又和谐美妙的生命舞蹈悄然上演。庖丁操刀解牛之际，“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状态被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116），郭象注其为“尽理之甚，既适牛理，又合音节”[[5]](#footnote-4)。在此情境之中，世俗的功利目的悄然隐退至历史的幕后，主客二元对立的坚固樊篱在艺术与生命的交融中缓缓倾颓。庖丁凭借着对牛之天然纹理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握，依循着宇宙间本然的“天理”，使得自身的技艺达到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超凡境界，从而创构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强烈艺术体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天理”[[6]](#footnote-5)作为一个极具开创性的哲学概念，首次在文献中崭露头角，为后世哲学范畴的蓬勃发展开启了源头活水。

从技艺迈向“道”的升华历程，恰似一场生命的华丽蜕变。人在日常实践中，通过对技艺的精研与磨砺，逐步摆脱了机械与僵化的束缚，进入到自由创造的诗意天地。这一过程，正是《庄子》所倡导的“逍遥”体验不可或缺的关键维度。诸如轮扁斫轮时“得之于手而应于心”（415）的自如挥洒、承蜩者“用志不分，乃凝于神”（415）的专注凝神、梓庆制器“以天合天”（568）的浑然天成，皆为日常技艺巧妙跃升为“道”之高远境界的鲜活例证。在深邃的哲学语境中，人于行动里所蕴含的丰富体验与自由灵动的精神意态，相互交融、彼此契合，如同榫卯结构般精准无间，共同为“逍遥”这一自由理想筑牢了坚不可摧的根基。

1. **卮言表意：个体体验之叙事架构**

《庄子》的叙事策略与深邃思想如影随形、浑然一体，其中“卮言”恰似那巧妙串联起思想珍珠的隐秘丝线，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卮言为曼衍，重言为真，寓言为广”（1016），在这一精妙的创作方法论体系里，卮言作为合道之语，宛如一朵绽放在超越理性之荒原上的奇葩。郭象以“因物随变，唯彼之从”[[7]](#footnote-6)妙笔诠释卮言，其特质为超越世间是非争辩的“无心之言”，悠然归趋“和以天倪”的空灵境界。

卮言精心架构起的遐远梦幻之境，恰似一片广袤无垠、不受名相拘囿的精神原乡。在这片神秘的疆域里，诸如“藐姑射之山，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28）、“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251）的奇幻描述，绝非对具象世界的刻板呈示，而是源自个体心灵深处、超越语言边界的诗意漫衍。此处所言的“心”，实则为一种“无心”之境，是个体在寂然凝照、物我两忘时，对自身与他者、万物共同根源的内在感知，是一种难以言表、介于有无之间的“居间体验”，即个体在“在自己、他者、万物的共同根源处确立自己的生存”[[8]](#footnote-7)从而迸发出的体验。“居间体验”的丰富内涵与微妙情感远超越了世俗语言的有限范畴，难以用寻常“名”之框架加以传达。

卮言作为一种“不言之言”，与道之不可名状、不可言说的特质完美契合。它宛如一座跨越尘世与道境的无形桥梁，巧妙助力个体突破日常言说的重重羁绊，轻盈地迈向“虚己以游世”的“逍遥”至高境界，绝伦地彰显出“逍遥”与“体验”之间深邃而隐秘的内在融通，为后世哲学探索个体精神超越之路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与范式借鉴。

1. **乘物游心：无待逍遥之体验深蕴**

《逍遥游》傲踞《庄子・内篇》之巅峰，宛如一座巍峨耸立的思想灯塔，为洞察“逍遥”与“体验”之间千丝万缕的深邃关联，慷慨地开启了一扇关键而明亮的窗牖：“章太炎先生曾说，《逍遥游》所展示的‘自由’和《齐物论》所阐论的‘平等’，乃庄子思想的核心”[[9]](#footnote-8)。其中“列子御风”的奇幻故事，宛如一幅细腻入微的哲学画卷，为笔者深入辨析“逍遥”真意奉献了精妙绝伦的样本。

宋荣子“定乎内外”“辩乎荣辱”，于纷扰世间力求心之安定与荣辱分明，看似超凡脱俗，却因过度执于内外、荣辱之分别，深陷“有未树”的精神困境，犹如一只困于茧中的蝴蝶，始终未能触及“逍遥”的自在真境。与之相较，列子御风而行、凌虚蹈空、潇洒自如，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主客之间的隔阂，似已趋近自由之境。然细究之下，列子终究依赖于风之助力，未彻底摆脱外物羁绊，仍困于“有所待”之局限中。

在庄子的哲学语境里，“逍遥”与“无为”紧密相系、互为表里。列子对风的依凭，于无形之中隐含“有为”的潜在质素，与“逍遥”所倡导的精神意趣相去甚远。庄子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20），为后世追寻“逍遥”指明了方向。其核心要旨在于领悟“物物而不物于物”（579）之智慧，意即个体身处世俗烟火之中，也应超脱物性的缠缚羁绊，于精神世界悠游自在、空灵超脱，似“泛若不系之舟”随心漂荡于浩渺天地之间。

对“无待”体验的不懈追寻与深刻阐释，与西方基于个体自主选择而构建的自由定义大异其趣。庄子所言之“自由”与“游心”，宛如清泉潺潺流淌于个体生命体验的幽微沟壑，捕捉着特殊个体在具体情境下内心深处的独特情感涟漪与心灵触动，为自由概念注入了《庄子》之中独有的灵秀神韵与深邃意蕴。

1. **无乎待哉：庄子逍遥与现代自由之思**

在《庄子》的研究中，以西方“自由”概念阐释“逍遥”已然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不可否认，二者之间确有灵犀相通之处，致使“自由话语”在《庄子》阐释领域风行一时，“时下阐释庄子思想的著作差不多没有人不使用‘自由’的话语”[[10]](#footnote-9)。然而若我们以审慎目光深入探究，便会惊觉其间差异之深。庄子的“逍遥”仿若灵动飘逸的山水诗，浸润鲜活而本真的生命质感，细腻而关乎每一寸心灵潮汐的涨落、每一丝情感涟漪的波动以及每一份体验幽微的明暗变化。它是一种体验，宛如繁星闪烁、神秘莫测的星空，绝非西方理性架构那规整而有限的框架所全然囊括。因此，笔者以略显诗意的笔触论述“逍遥”，正是珍视“逍遥”与“自由”之间的异质性，意在深入《庄子》博大精深的堂奥，表现其蕴含的渊深丰赡与卓异风姿。

1. 本文所引《庄子》原文参考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下文不赘引，采用原文后标注页码的形式。 [↑](#footnote-ref-0)
2.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iberty-positive-negative/，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2日。 [↑](#footnote-ref-1)
3. 郑开：《庄子哲学讲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9页。 [↑](#footnote-ref-2)
4. 郑开：《<庄子>与艺术真理》，《文史哲》，2019年第1期，第128页。 [↑](#footnote-ref-3)
5.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4页。 [↑](#footnote-ref-4)
6. 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footnote-ref-5)
7. 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清光绪十年刊“古逸丛书”本，卷第九。 [↑](#footnote-ref-6)
8. 陈赟：《“居间体验”与人的自由》，《人文杂志》，2020年第7期，第57页。《庄子》中对于通过“卮言”方式描绘的“体验”其实与柏格森对于时间“绵延”性的理解具有相似性，后者将时间理解成生命的延伸，不是可以度量的、由同质同量的单位组成的科学的时间，而个体处于“时间”之中正是一种高度私人性的“体验”，其内容无法用日常的逻辑语言传达。（见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86页。） [↑](#footnote-ref-7)
9. 《庄子哲学讲记》，第229页。 [↑](#footnote-ref-8)
10. 谢扬举：《逍遥与自由——以西方概念阐释中国哲学的个案分析》，《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34页。 [↑](#footnote-ref-9)